

## 開放文學 – 英雄傳奇 – 于少保萃忠傳 第十二回 化盜辨冤真盛德 判疑拔吏見無私

于公每巡歷二省，從河南抵山西，必由太行山經過。此山連亙數百里，時常有盜賊出入於中。當日公巡歷夜行過此山，只見前面火炬齊明，槍刀器械無數，吶喊而來。手下人役，遠遠看見，相顧驚駭，不敢向前。于公見了，大聲曰：「吾何懼哉！」喝令左右上前。手下人役只得耽著驚恐，聚在一處，緩緩前進。那伙盜賊漸漸將近，公乃大聲叱曰：「汝眾何為者耶？知吾巡撫二省於侍郎否？昔在凶荒，今來稔熟。汝尚敢如此橫行，將欲來劫吾耶？將欲自尋死地耶？汝眾且聽著：吾自蒞任以來，莫非有偏私乎？莫非有剝削重斂乎？莫非有貪婪汚行乎？莫非有暴虐酷刻乎？莫非有坐視民饑貧而不賑濟乎？莫非有鰥寡孤獨而失於所養乎？莫非有大興工作，而役汝勞力乎？莫非有撫馭乖方而激汝為盜乎？數者之中有一於此，汝眾當明言吾過，甘受爾等之侮。若其無有，可速散去，即宜改過，學為良民，上不污祖宗之名，下免自己分身之慘，中不留盜賊之名，遺臭於後。若仍不悛，蒼天不佑，國法難容！」群盜見公威風凜凜，聲若洪鐘，言詞有理，皆感激相顧曰：「果是于爺。我等不敢為非矣。」言訖，盡皆奔散。自後盜賊絕少，亦于公威德服人之一驗也。

于公自叱退群凶，從山西巡歷到河南省下。多日，有布政司左參議劉孔宗，自持廉潔，一毫不染，與人平素寡合。雖於同僚之中，少有不合，動輒面叱其過，馭手下人役書吏甚嚴，在任多年，遂為眾所排擠。當時有妻兄，不遠千里而來，欲圖姐夫濟助。劉孔宗少與些盤費，令人逐出境外。其人懷恨，乃佯對眾曰：「劉參政是我姐夫，凡事皆重托我，特差人遠遠接我到此。」謠誘月餘，賺得一事，得銀百兩。假言進內說了，劉姐夫盡允諾矣。事無不諧，其人同中騙銀到手，竟自潛逃。劉孔宗不知其事，依律問放為事之人。其人見事不諧，即央親人前往，半路拿著騙銀之人，遂各處許告。有平日怪孔宗者，又從而排擠之。其誣銀之人，又恨孔宗逐他。事連孔宗夫人，眾官交章劾論，于公察知其冤，乃上疏力陳孔宗之冤，孔宗方得無罪。孔宗深感于公之德，其夫人立像，日奉三餐把公。後孔宗立官為工部侍郎，亦公之疏雪而致之也。

于公一日坐堂，見一後生，告姐夫謀占家產事。公差人拘其姐夫，審問其故。姐夫訴道：「小人怎敢謀占他人家產。岳丈在日，自謂此子非岳丈親生，有遺囑令某管其家產，非敢謀占。」公曰：「既有遺囑，取來吾看。」

其人即呈上。公看畢，笑語其人曰：「汝岳翁，有智人也。他當日寫遺囑付汝時，正恐汝害他性命。他的遺囑寫說『非吾子也』，一句。『家私田產盡付與女婿』一句。『外人並不得爭論』。觀汝岳丈取此子之名為『非』，就有主見久矣。豈有自生之子，說非親生而辱名敗門乎！豈有父取子之名為『非』，是美名乎！吾今為汝岳翁點明遺囑之字句云：『非』，一句。『吾子也』，一句。『家私田產盡付與』，一句。『女婿外人，並不得爭論。』」

公斷句讀畢，遂判七分與其子，三分與女婿，作為撫長管業之事。公復謂其小子曰：「汝父在日，取汝之名為『非』，乃一時之權詞耳。吾今與汝判明家產，『非』之名不美，吾就與汝改名曰『衍』。『衍』者，為世世相承之意。」小子聞言拜謝曰：「以公祖改父之名，敢不終身佩德！」遂叩謝而出。

此子因公之德，後來讀書領貢，薦授鳳陽府教官。後于公被誣死，衍上疏明公冤與功，乞加建祠祭祀以報之。此子即儲衍也。

于公因院中堂鼓舊損，聲音不遠，乃令一老吏寫牌取鼓。吏持筆半晌，寫牌呈上，看之，不中公意。公旁立一小吏，公命寫牌，小吏承命。即提筆寫云：

巡撫二省都察院於，仰造鼓鋪戶，速辦堂鼓一面。務要緊繃密釘，輕擊遠聞。置之軍中，三搥令敢勇之士先登。懸之省下，一鳴使聚斂之官警退。今欲革故鼎新，爾當用心整飭。送院驗中，隨給價銀。如制不堪，定行究治。

小吏寫畢呈上。于公覽訖甚喜，遂問小吏何名。稟曰：「賈瑀，乃是府中撥來伏侍老爺。」于公見他敏捷，心中有意抬舉他。

一日，于公出巡未回。賈瑀見院中屏風上有一幅唐人韓乾所畫《五馬歸廄圖》甚妙，高處露著一條斗方白紙在上。賈瑀看見筆力甚健，一時乘興，援筆遂寫一詩於上，云：

一日行千里，曾施汗血勞。

不知天廄外，猶有九方臯。

賈瑀題寫畢，既而恐懼，欲塗洗又不可。

不數日，于公回院，賈瑀伏地請罪。公問其故，賈瑀稟訴其事。公觀詩畢，喜曰：「汝無罪。不過一時乘興而作，非有意為之，何罪之有？吾前日見汝能文，今又能詩，可為小有才者。自後伏侍上司，當小心謹慎，不可造次。」正吩咐間，適值公案桌歪。公遂命賈瑀取一木片襯墊平正，其案桌遂不歪欹。公因謂賈瑀曰：「汝既能詩，可將襯桌之事為題，作詩一首。」瑀不索紙筆，即口占一詩云：

寸木原因斧削成，每於卑處建功名。

一朝襯進台端下，能與人間定不平。

公聞賈瑀所吟之詩，極口稱贊曰：「觀汝才華若此，不宜久處於下。」遂即收為本院巡吏。後考滿進京考中，除官經歷。後累官至工部員外，尋升江西參政，與蘇州府知府況鍾同登三品之職。況鍾亦吏員出身，累升至蘇州知府。在任九年，食參政俸。蘇州土民仰戴，稱為況青天。若賈瑀與況鍾，亦可為吏員中傑出者。賈瑀若不遇于公，亦不能甄拔到此。

于公在任年久，遇天旱時，公即誠心禱雨，雨隨至。遇年潦久雨，公即虔心祈晴，指日見旭。所以二省人民安阜，盜賊潛消，家家樂業也。不期公之父彥昭病故，公聞報，即日斬衰就道而行。百姓聞之，涕泣固留。公謂百姓曰：「為人在世，忠孝為先，安有父喪而不奔回守制者？汝眾不必苦留，決不可少住也。」公遂換馬單騎，急急奔回守制。百姓隨路泣從者千餘人，有赴京保留者萬餘人。朝廷見百姓等苦保，旨下奪情起復。公再三哀祈乞終父喪，詔方許之。二省士庶軍民等，合建生祠侍奉，報公之恩。

其時入京官員，俱用在任土宜人事饋送當道。惟于公巡撫餘年，未嘗有分毫土宜人事饋送當道並相知者。公丁父憂才闋，不期母夫人劉氏又卒。公復丁母憂。朝廷遣行人汪琰來，欽賜諭祭營葬畢。行人奉旨，迫公還朝復任。公再三乞終喪制，朝廷不允。公復五上表章，懇乞終制，後朝廷方允。不談于公守制終喪。且談今日朝廷新命一太監掌理監事。未知此人行事如何，試閱後卷可知。